

曾巩与福州：不愿来又不想走



任表》给皇帝，汇报工作之余，絮絮叨叨地把母亲如何慈爱、如何患病、与儿分别时如何悲伤又描述一通。接着才晃过神，打量起这座他所阅诗书中鲜有提及的城市。

闽史家陈衍(1856年-1937年)在其主编《福建通志》中说：“文教之开兴，吾闽最晚。”初来乍到的曾巩心里也有类似的担忧。不过，“既来之则安之”。曾巩暗下决心，要打破福州在士人圈子中“蛮荒之地”的偏见。

一篇《道山亭记》
让福州广为人知

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曾巩的文章是后世学子文人模仿的范本。他在福州期间创作的诸多诗文中，尤以《道山亭记》广为人知。

明代文人陆深(1477年-1544年，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，今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因其故宅得名)曾特地按“文”(《道山亭记》)索驥，千里迢迢来到福州，“亲至闽中，乃知(此文)为工”，对写文章的人佩服得不得了。

乌山位于当时福州城西南角，比曾巩早20年在福州为官的程师孟甚爱此山风景，认为其不输蓬莱、瀛州等道家仙山，下令把“乌山”改名为“道山”，并在山上视野最好的位置建了“道山亭”。后来曾巩被派来福州，也爱上了从亭内眺望城里的景致。程公就委托曾巩写一写这个亭子。毕竟曾巩一写，天下就都知道了。

曾巩接到任务，构思了一番。他绕开道山亭这山间小景，从高处起笔，先以极简笔墨阐述了福建历经周、秦、三国等时期、与中原的交流由少变多的过程，接着结合福建多山少平地的地理现实解释闽路之“难”，把人闽之“险”描述得惊心动魄。

当读者想象自己提心吊胆地坐着小舟，沿着盘旋激荡的水道终于驶出群山，曾巩才把福州城的烟火气在读者面前徐

徐展开。

他说福州城内有许多内河，和大海一齐潮汐涨落，舟楫在屋檐间穿梭，日夜不停。这里遍地是优良木材，工匠又能干，家家户户把房子盖得宽敞、漂亮。城内西、东、北各有一山，福州是“三山”庇佑的城市，而在这“三山”之间，密密麻麻点缀着精巧殊绝的庙宇，这是当地人对信仰的慷慨。

曾巩有意打消中原士人的顾虑——“闽以险且远，故仕者常惮往”。他说一旦你来了，你将惊艳于这里的“山川之胜，城邑之大，宫室之荣”(《道山亭记》)，你将在此山此亭领略堪比蓬莱仙山的“登览之观”，这才是志气(“其志壮哉”)!

曾巩为福州打了令人心动的广告。读后此文的后代文人甚至以“道山”指代福州。

今天福州市中心的乌山上，仍刻有《道山亭记》全文。一篇不足千字的奇文，影响力已近千年。

为福州荔枝、茶叶
疯狂打call

闽都物产丰饶，这里的荔枝，惊艳了曾巩。

他写作《荔枝四首》，一本正经地把本地荔枝和白居易(“津液甘酸如醴酪”)、杜甫(“红颗酸甜只自知”)笔下的荔枝进行了对比，骄傲地得出结论：他们不知道荔枝居然可以是纯甜的，因为他们只尝过巴蜀荔枝!(“解笑诗人夸博物，只知红颗味酸甜。”《荔枝四首》)作为不得圣宠的守藩之臣，进贡土特产对曾巩来说既是义务也是机会。

曾巩反思了以往福州守臣们进贡荔枝的不足之处：“其(荔枝)尤殊绝者，则抑于下土，使田夫野叟往往属厌(饱食而生厌)，而大官不得献之于陛下，陛下不得献之于宗庙两宫。”(《福州拟贡荔枝状》)顶级的荔枝，反而进了农夫的肚子，曾巩看到了优化的空间。

他积极地行动起来，四处搜寻荔枝品种，品评优劣，编成《荔枝录》上呈皇帝，其中记载了“虎皮、牛心、朱柿、状元红”等三十余个荔枝品种的果实特点和产出位置，在宗室面前为福建荔枝做足了广告。

要是照这个思路营销下去，没准今天的福州荔枝会有更丰富的品种。

除去荔枝，福州茶叶也是曾巩的心头好。

新茶时节，为推介茶叶，他连出金句：

“一杯永日醒双眼，草木英华信有神。”(《尝新茶》)

“曾坑(茶叶产地)贡后春犹早，海上先尝第一杯。”(《闰正月十一日吕殿丞寄新茶》)

“京师万里争先到，应得慈亲手自开。”(《寄献新茶》)在曾巩心中，最鲜活的新茶，应加急快递到京师，不是呈入皇宫，而是由慈母亲手拆开。



福州乌山公园

在福州为官13个月
月均创作3首诗文

曾巩在福州一共待了一年零一个月。据编年统计，曾巩在这期间创作并传世的诗文超过40篇，平均下来，每月至少创作3篇。他以一双慧眼，发掘着城内外的好处，其诗文间跃动着的鲜活情绪，带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领悟闽都的魅力。

应酬完毕，他常常卧在“海景房”里休息。打雷了，他命人挂起所有窗帘，他要痛痛快快地看雨。“朱楼四面钩帘箔(竹帘)，卧看千山急雨来。”(《西楼》)

元宵节的夜晚，街头年轻人欢快地奔走吵闹，曾巩不恼火反而有些羡慕。“金鞍驰骋属儿曹，夜半喧阗意气豪……自笑低心逐年少。”(《上元》)

他去寺院调研，“醉醒身在白云间”，一时竟生出“为郡天涯亦潇洒”(《凤池寺》)的旷达感慨。

播种季节不下雨，他急得晚上出城祈雨，路过朗月照耀下的安泰河，驻足静赏“人在画船犹未睡，满堤明月一溪潮。”(《夜过利涉门》)

……

曾巩在福州缉捕盗贼，擒拿海盜，保护农业生产，革除寺庙陋习。在他的治理下，福州城内百姓们“足食而安”。

1078年夏天，曾巩跟皇帝汇报工作：“自冬至春，远近皆定……士气始奋，而人和始洽。”(《福州上执政书》)

同年9月，朝廷召曾巩回京师任职，曾巩应诏启程离榕。

“我亦有心从自得”(《元沙院》)，“蓬瀛何必海中寻”(《升山灵岩寺》)。

曾巩不会忘记这段在福地自得其乐的时光。

(来源：有福之州 图：韩惠彬)



福州乌塔

他18岁时与王安石成为挚友，20岁出头成为欧阳修爱徒，与苏轼、苏辙、程颢、张载同一届考中进士。

他是文学领域的天才型选手。《宋史》记载他“甫冠(刚刚20岁)，名闻四方”。

据他二弟追忆，在那个转发分享靠手抄的年代，“其所为文，落纸辄为人传去，不旬月而周(传遍)天下。学士大夫手抄口诵，唯恐得之晚也。”(《曾巩行述》)这个影响力，放在今天是妥妥的“国民顶流”。

他就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——曾巩。

历史上，曾巩也曾到福州当过“一把手”，但那时曾巩是极不情愿来福州的。

被派到“天下之远处”——福建
当地方官

北宋熙宁十年(1077年)春，宋神宗派59岁的曾巩到福州任“一把手”，兼管福建军务。

曾巩心里委屈。自从他因卷入朝廷纷争而“自请外(京师以外)任”以来，这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。9年间，他转徙多地，治绩都不错。朝廷不仅没有恩赏，反而把临退休年纪的他越调越远。毕竟，在当时人心目中，福建是“天下之远处也”。

况且，曾巩87岁的老母亲年迈多病，寓居京师(今河南开封)，曾巩不愿远离。

曾巩给皇上写了情感真挚的辞状(《辞直龙图阁知福州状》)。皇上不接受讨价还价，曾巩只好不情不愿地动了身。

这年农历八月初九，卸任一个月的元子发终于等到继任交接工作。曾巩跟元子发发牢骚：“莫辞海畔留远久，须惜天涯故旧稀。”《寄留交代元子发》意思是，“皇上派我来这偏远的海滨之地，我推辞不掉，可我那远在天涯的老母亲可怎么办啊!”

初到福州，曾巩即上一封《福州谢到